

慈悲的老人！你對一個沒有受過你教育的人如此契重，對一個晚輩如此尊重，我除了說你老人家崇高偉大以外，還有什麼辦法才能道出我對你老人家的敬仰之忱的萬分之一呢？

老人大概知道他的世緣快要完了，所以近年來很關心他的著作，他曾把他各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文章收集起來，分成六編，總名曰：「菩提心影」。他曾把第五編給我，命我替他校正一下，我除了替老人家騰清一次沒有敢動內容和文字，後來老人家怪我，說我懶惰不發心！

我說：「老師！當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是您的忠實的讀者了。當我第一次讀到你老人家出版的演講集，我會把你當爲菩薩一樣崇拜，那時候我看不慣別的書，你老人家平實簡潔的文章，却賜給我無數的

利益。我是你老人家的一個忠實的小讀者，怎麼敢班門弄斧呢？」

「是真的嗎？」老人說後笑了，笑得是那樣的謙虛啊！笑得是那樣的慈悲啊！

我會聽過不少名人的演講，但我很少給什麼人的演講感動。

四十一年前的雙十節，老人在新竹弘法，當地政府慶祝雙十節大會，曾邀請老人作主席團之一，老人登台對壹萬多人演說，歷時十五分鐘，獲得聽衆熱烈的鼓掌十餘次。聽衆歡呼了，我也被感動了。

記得還有一次，那是民國卅九年的春天，臺北善導寺「舉辦護國消災薦亡法會」七天，我也是參加這法會的一員，是在第四天吧？我們的慈公老人來了，可憐那時一些主其事的勢力人兒都不招待他，讓他就坐在納骨堂中的一死人骨灰旁休息，我們一支香後，搭衣去禮拜老人，他隨時把南洋他老人家的弟子剛匯給他的錢，統統買了「太虛大師全書」分送給我們。下一支香，本來是應該請高僧大德說法開示，但主事的人忘記我們這位赫赫威名的慈公老人了，大概是趙恆惕居士吧，看不過去，就請老人講話，老人講了。他講的大意是說，「有些佛門的大德到臺灣來都安身無處了，可憐一些無依無靠的僧青年却飄飄蕩蕩，沒有歸宿！」別的大德就怕聽到僧青年的名字，就怕見到僧青年的人，而我們慈公老人却大聲疾呼的爲僧青年呼籲，佛教缺少了僧青年嗎？老人的眼光是多麼遠大啊！老人的心懷是多麼慈悲啊！老人演講的時候，眼淚像雨點般的流下來，我們在座的十幾個僧青年，那一個不是覆在桌子上的痛哭起來？唯有我們的慈公老人才是真正的愛護僧青年啊！唯有我們的慈公老人才配稱真正的僧青年的導師啊！

老人在臺灣爲僧青年受了不知多少委屈和痛苦，南洋的弟子，飛機票寄來了，要老人再回到南洋去，老人把飛機票撕去了，他說：他願意死在臺灣，他也不願離開流亡在臺的僧青年！老人啊！你真把老命交給臺灣了，你真把老命交給我們僧青年了！我們今後到那裡再找到如你對我們的恩人呢？

老人會寫信給我說，當面也會和我說，他將來要帶我和自立法師到他的故鄉福建去。

「我不去！」我說。

「難道不可以和老頭子合作嗎？」老人問我。

「好！你就這樣去做罷！」

現在老人悄悄的去，世事是這般的無常莫測，人生究竟有什麼意思呢？老人是不會再要把我帶去他的故鄉了，但我願祈禱老人早一點接引我去兜率內院做他的一名小侍者吧！

老人是人間最富有有人情味的菩薩，他有學不厭教不厭的精神，他有對一切人怨親平等的慈心，老人的好處太多了，我親近侍奉老人的時間太少，我還不能十分的認識老人，我只能寫出一點老人對我的愛護，以及我所了解到老人美德的千萬分之一，我說不出別的話來，我唯有覺得老人偉大與崇高！

老人圓寂了！老人的圓寂，豈止是我們僧青年個人的悲哀？豈止是老人弟子或故舊的悲哀？這乃是整個個人的悲哀啊！這乃是整個個人的損失啊！

老人圓寂前的遺囑說得很對：「來來去去，永無歇歇！」我們稱念觀音菩薩的聖號，祝禱老人像觀音菩薩一樣早日再到人間來應化罷！老人！你一定知道我們對你老人家的仰望之殷吧？43520深夜將此稿哭成於宜蘭。

記慈師最後一課

莫麗嫻

「生」，是普通說的生存，對滅亡而言。生是生起，本來沒有而現在新生，生起了繼續存在，名爲存。滅是毀滅，滅毀到最後的空無名死。生與死對，有生即必有死，這是一定的道理。「人生自古誰無死」！所以這個「死」字是有情的生命程序中必經之要道。

記得三月十五日，星期一的下午三時，本班的精神講話是由慈老法師擔任。題爲：「德學兼優」。大概的意思是如此：我現在不妨把當日的筆記抄下來，做一個永久的紀念。

「人人都是國民的一份子，當然我們也不能例外。我們不但是一國民的一份子，而且是佛教的一份子，可以說我們是雙份子，所以我們應該負起雙重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如果要國家和佛教的棟樑，必須兼「德學兼優」。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1 學：有學無德不行；有德無學也不行。德學是像車輪的兩輪，互相並行的。學無絕對的標準，一個人求學只要能受用就可以。例如：寫字和寫信，字是外表能莊嚴其身，設若字不好，不管你的學問怎樣，別人看了就生討厭；反之，別人看了就會生起敬慕的心來。復次是寫信，信是最普通的。可是，還有重要公函，呈文等等，我們都要懂得的。俗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導師去了！青年佛子何所依！

悼慈公上生

素平

自從得到慈老上生的消息以後，不知怎麼的，心中同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似的，坐立不安。眼睛也好像戴上了著色的眼鏡，看一切東西像變了色一樣。我明知這是心裡作用，不應該有此現象，可是多日來精神上皆不能振作起來。心緒老是不寧，就好像掉了一樣重要東西似的。

菩提樹主人朱斐居士為紀念慈老出專刊，規定要我寫一篇追悼的文章，說起來真够我慚愧，最近幾個月來欠下大批的稿債，還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交卷，爲了慈老專刊紀念，又有好幾家來函索稿，急得我走頭無路，我這個才盡的江郎，也只有向各方道歉說明苦衷罷了。

談到寫紀念文章，說句老實話，我從來就沒有在什麼佛刊上寫過類似的紀念文章，過去如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圓寂滬上，那時我在普陀山後寺，看到各報刊登大師示寂的消息，當時我內心難過和痛苦。也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來臺後又有法舫大醒等大德相繼入滅，我都應該寫兩句話來表示我內心的傷感，可是始終沒有勇氣揮筆寫出幾句我要說的話來，原因是我對上面諸大德雖然景仰，而沒有多親近，知之不深，無病呻吟似的說幾句不關痛癢的話。與其如此空費篇幅，到不如得誠痛的念幾句佛號，禱其乘願早來，我們能踏着前賢所應走的道路走去，遠比那些口是心非舞弄筆墨者強得多。

聞名多年 未能見面

提起老法師的頂頂大名，我在當初參學讀書的時候，就看過他老人家的演講錄。那是民國三十年我在南京棲霞山讀書，有一位法性同學，他有一本「慈航法師演講錄」。借給我看看。法性師曾在常州天寧寺親聽慈老演講過。所以他對談起慈老，如何有道德，有學問，有講演天才……以及如何的慈悲仁愛，說得有聲有色。那時我聞其名見其文，很想去拜見其人，親近此老一下。就向法性同學：「慈航法師住錫在什麼地方？我想去親近他老人家。」他說：「這位法師不常住本國，而是常在南洋羣島，各地弘法。你想親近這位法師，你可以到南洋去。」我這個身無半文的窮和尚，那裡有這些草鞋錢，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參謁大善知識呢？說句不怕人見笑的話，那時我連出省當參學的妄想都沒有打過，還談什麼出國，從那時起我只有聞其名讀其文而不見其人了。

三十八年我在普陀閣藏，接星雲法師的信，知道慈航老法師已由南洋回國，在臺灣圓光寺辦學的消息，那時我對美麗的寶島，是心嚮往之，恨不得脇生雙翅，飛來臺灣，親近這位想念已久的慈老法師，可是問題不簡單，入臺的手續困難，孔方兄又不肯借勢，使我無法問津，做不到的妄想還是不打的好。

初次拜謁 求請開示

三十九年共匪吞滅大陸，赤焰燒近普陀，在偶然的機會，我能隨軍來臺，來臺後就在後方醫院任佈教師，每天對傷患同志們結結法緣，參謁慈老的機會再也不能錯過，有一次下了決心請假去拜見這位多年想念而不得一見的慈老法師先到中壢圓光寺。好不容易找到此地，那知老法師不在此地了。住到臺北汐止彌勒內院，我因沒有見過面，想找人同去，星雲法師說：「慈老法師很慈悲，什麼人都可以接見的，他是最愛青年人的，他老人家也不是你理想中內地叢林裡那些大方丈一樣的威嚴，你大膽的去好了。」我始終不放心。因爲我身上穿的是二尺五的軍服，恐怕老法師不肯與我這丘八相見，還是要他陪我去，他們見我完全不了解慈老的爲人，生氣的說：「你去，沒有不肯相見的，他老人家最慈悲不過的，不管你是在家出家，軍民官兵，此老是一體同觀的，你快點去，決定能使你見面後會從內心裡發出一句『果然名不虛傳的一位慈悲老人』。」

記得那天到汐止，已經是滿天星斗的晚上，大家剛吃過晚飯，我禮佛後，會見那些有福親近老法師的幸運法師

。我們雖然不是裁縫師或木匠師，然而，其理無異。我們的目的是弘法利生，是故先要立志，把我們的字和書寫好，這些東西學會後，就是我們的工具了。

2德：在我們佛教中最重要的是德。所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能做到這樣，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也是國家社會的良民。有道德的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能表現出嚴肅，從容，慈悲和樸素，簡潔清淨的態度，使人肅然起敬。有了良好的道德，是人生中最好的事。我們要記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最好的習慣。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德學兼優」才能利益大眾。

光陰過得真快，轉眼之間已是五月六日了。五月六日是慈師圓寂的一天，也就是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

慈師是五月六日中午十二時十分病倒的，五月五日的上午十時，我們還拿着成唯識晉響補遺一書去上課，卷二之三的「種子六義」剛講完，下課時他還吩咐我們最好把「種子六義」的文一段一段自己做問答哩！

慈師去世，佛教的損失實在太大，我們要急起直追，才不負他老人家的期望！

讀曰：慈老菩薩，四無量心；普賢行願，法海淵深。學教不倦。尺璧寸陰。愛徒逾子，友誼逾金。獅吼壇坫，度眾如林。捨我登遐，絳帳沈沈；執經問誰？涕淚沾襟！